

# 心净与天真——祝贺《读者》插图展开展

■代大权(清华大学美院教授、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)

《读者》插图展首站就放在北京,从历年来积蓄的二万余件精美插图作品中再精选,呈现给既喜欢文字的匪夷所思、又喜欢绘画的莫名其妙的人们。嘱我写几句,但现在写什么都不可能语惊四座了,无论它的文字还是插图都早已名扬四海,读者的好口碑就是《读者》的功德牌。

我爱看《读者》,有一大半兴致是冲着插图去的,人类的思想如果仰之弥高,艺术的表现则让这思想格外丰饶。我甚至以为《读者》的文字与它的插图,就像一对忙于寻欢而不计名份的恋人,读者想看到的正是这份心净与天真。

爱看《读者》还因为我的老师陈延先生,他应该是《读者》插图的第一代画家,他当时的许多作品在国家展览中此起彼伏缤纷夺目,而给《读者》画插图才应该是他一大快事。常常是夜半更深之际,老师杯酒支笔、纸锋和墨,微醺酡红脸上,旖旎氤氲纸间,画家的状态与画面的表现都惬意、爽利,“可矣,是真画者也!”

大画家画小插图,杀鸡偏用宰牛刀,这是《读者》自有插图以来明目张胆的主张。插图虽然小在尺幅,却大在表现,好的画家在进入状态后,无视尺幅的有限而专注表现的无限——笔随着画面而进退,心随着尺幅而收放,在凝心聚力上没有大小之分。《读者》正是邀约了许多这样的绘画大家,云集在刊物周围,形成了它对插图作者选人用人的标准与机制。

其次是不给画家立规矩讲道理,我既然请了你,你就自己看着办,表现的自由一旦与自由的表现金风玉露、浑然一体,画想不好看都难。

“素”是打开《读者》插图的密匙,黑白之素当然是绘事后素的素、阅尽繁华的素。大画家们可不是吃素的,读者们也不乏荤腥人,但到了《读者》这一亩三分地,大家一下子便进入了人心若素,香自满怀的境界与氛围。插图黑与白的单纯并不

是单薄,毛笔、钢笔、竹签笔的语言个性也并不个色,无论写实抑或写虚,读者常常发现超越了虚实的真切,惊奇画家只用了黑白灰,即表现出人生的始与终。许多读者习惯打开新一期《读者》时,匆匆翻一遍,文字与插图次第掠过,如钢琴错落有致的黑白键盘,一曲四调歌八叠,手未动、心先行。

许多读者都说插图搞活了《读者》,我却以为是《读者》读懂了艺术,尤其是对艺术个性的理解——插图的好看不是美容院的好看,不是明星照的好看,它的好看有着千般样貌、有着万种风情。许多画家在卸去规矩的压力后,在《读者》的任务中享受了假期,读者也就在刚下了心头时又上了眉头。画家肆无忌惮的想象与表现,也正是千般万种阅读快意的机缘和根由;同时因为插图的风格和倾向都托付到画家的手上,责任也自然落实到画家心里,具象的确切谨严、抽象的妙趣横生,真实的近在眼前,虚幻的远在天边,既有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英雄情结,也不缺“美人醉起无次第,堕钗遗佩满中庭”的流风遗韵。大家就是大家,他对文字的理解也许与读者编者并不同步,但他对作者的想法却与人性的丰饶不言自通,因此才拿得起、放得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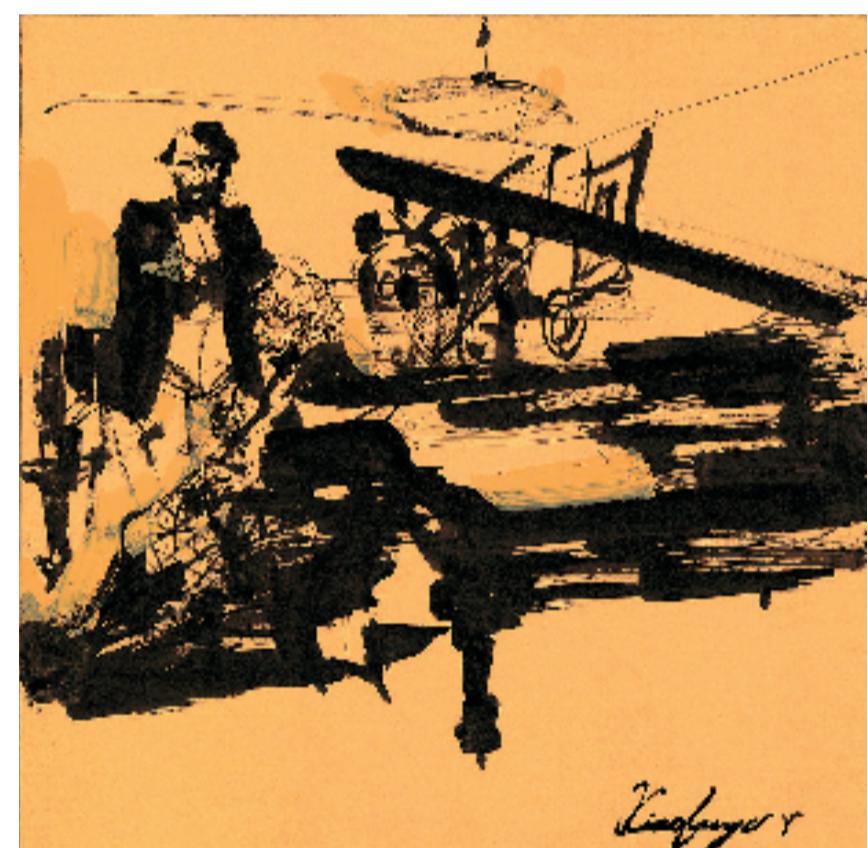
流水不腐、户枢不蠹,《读者》与读者已是几辈人的交情,与画家已是几代人的合作,责编美编都换了好几茬人,但它也没见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。很多年前,我在《读者》上拜读我老师的插图,很多年后,则是欣赏我学生的作品,画家变了,插图的品质没变,时代变了,审美的理念恒远。“更无柳絮因风舞,惟有葵花向日倾”,画家、读者和《读者》的心都是向着阳光的明媚、向着人性的明媚的,因此《读者》与读者,文字与插图,凝聚与渐盈,都不曾老也不会老,驻颜在心净,留神惟天真。



董克诚 走进那些作家的故居  
水彩 2016年2期《读者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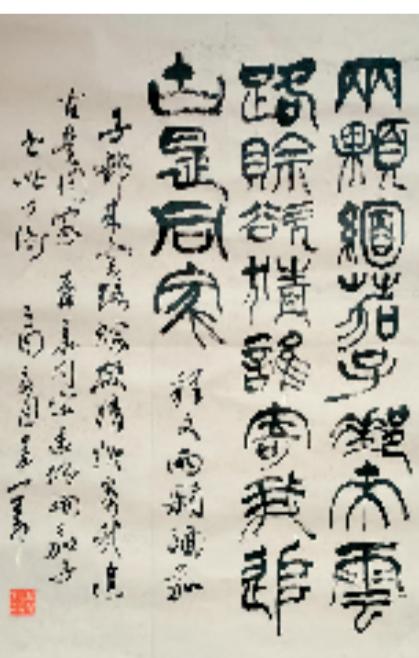
冷冰川 开始  
刻墨 2021年11期《读者》



俞晓夫 爱因斯坦教我欣赏音乐 水墨 2021年重绘 1983年10期《读者》

## 关于“叶一苇先生”

■虞华文(武义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)



叶一苇 书法作品

我记得李可染先生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一个想在艺术上有大成就者,必须具备四个条件:天才、勤奋、修养、长寿”。后来,陈传席先生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。

我无法肯定叶一苇先生(1918—2013)能不能算得上“天才”,但从他的处女作17岁刻“孤扁”和18岁刻的“叶航之”等作品中,可以肯定他的天分绝不差,甚至可以说有点大师的“天象”。后三者条件对应他而言,更是十分符合的。

叶老在退休前,除正常的上班外,几乎寸步不出。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研究篆刻、书法、诗词文学等上面,出版了几十本专著,刻了近上万方印章、写了几千首诗,还有不计其数的文章和书法作品,80岁之后还迎来他的创作高峰。我曾正儿八经做过叶老的邻居有近5年,也是他走完人生旅程的最后5年。这期间,我时不时地会去“打扰”他。每次去,从来没看见

他闲着的时候,要么在刻印,或看书,或写书法、文章等。甚至,95岁脚骨折住院期间,他还在思考着篆刻的内容与形式,等出院后,以寻求更大的突破,以崭新的面貌再度操刀,从中可见其勤奋专心程度。

叶老的修养之全面,和历代的许多篆刻书法大家比,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他并不是像诸多篆刻家那样一味地在技法上求生存,而是在书法、篆刻理论、文学诗词等综合修养上下足功夫。虽然他早期的篆刻作品也吸收了邓石如、丁敬、吴昌硕等人的元素,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效仿,而是早有“预谋”。他走的路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,匠心独运、独树一帜,是技法、内容、形式等高度一致的完美体现,是他综合修养全面突出的结果。叶一苇的篆刻是“诗心造印”,更确切地说是“文艺造印”、“心像造印”,做到了诗性、文学、艺术及心性等的完美结合。这就是或许未

来无人能继承和超越叶老的地方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有所超越了前人,更是与今人拉开了距离。

我不能说叶老是近500年来篆刻艺术成就最高者,但我可以说他是综合成就是最高者之一,或客观评价,近百年来是很少有人能超越的。

叶老的作品不是一般的消费品,更不是当下的快餐式作品。而是意境远高于风格,在篆刻历史长河中一定会留下浓重一笔的“文物”。不管当下其他人的名气有多大,地位有多高,当所有艺术家都离开这个时代,仅靠作品说话时,我坚信随着对叶老作品的深入了解,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“深爱”上叶老,人气满满、名气爆棚。

此文是《砚边杂谈》之四十一,成稿于2021年5月,完稿于2023年2月,以此短文纪念叶老逝世十周年。